



文——田麗卿 攝影——張詠捷

海洋朝聖者 ——夏曼·藍波安

最痛苦的夜裡，
夏曼用針尖沾上鋼筆墨水，
在自己的左手腕，
一針一針刺上家鄉木舟上的木刻人形圖案。



「在都市裡追逐了十幾年，一直有個東西在心中牽引著我，那就是這個島，是這個小島的一切拉著我回來。」夏曼·藍波安的話語，順著風、越過陽台，飄向前方海潮聲湧來處；棒球帽緣下，映現著藍天、浪波、小蘭嶼、檳榔樹的他的眼裡，是另一座深邃的海洋！

二十年前，雅美少年夏曼來到台北。為了生活，夏曼憑著一身壯碩的體格，先在台北各個工地游走了兩三年，然後進入補習班，為實現進大學的夢想而努力。但是，在補習班兩年多，夏曼才發現，「原來考大學是那麼嚴格！我開始覺得，我為什麼要來呢？為什麼不去保送？」懊惱與後悔

取代了台東中學畢業時拒絕保送師大的勇氣，而且，一個更大的矛盾與掙扎更在心頭隱隱作痛。
「雖然我的膚色並不是特別黑，可是我那時候很瘦，五官的輪廓顯得特別深，人家一看，就知道我是個原住民。所以，我就留長髮、刻意講標準的北京話，努力想要擺脫原住民的

「污名」！」但是，另一個聲音卻又不斷在夏曼的心頭響起，「幹什麼我一直要逃避原住民的身分？！為什麼我不能坦蕩承認自己是一個原住民？！」茫然無措間，一再反覆出現在腦海的，竟是童年時代的生活趣事、家鄉的人、家鄉的故事，尤其是飛魚的記

早一點起來到泉水邊洗臉，這樣才是很好的孩子！要不然晚起的話，泉水邊都會是人家洗過的眼屎啊、吐的痰哪！」一大清早，公雞一叫便喚醒所有熱切等待的孩子的雀躍心情。
從第一天的招魚祭開始，所有的大船羅列在海面上，燃燒的蘆葦火把照



◆「在都市裡追逐了十幾年，一直有個東西在心中牽引著我，那就是這個島，是這個小島的一切拉著我回來。」經過矛盾、掙扎，夏曼終於回到蘭嶼。

憶。

◆ 熱切期盼的招魚祭

初春三月，飛魚跟隨一波波的暖流而來。招魚祭的前一天晚上，家家戶戶開始洗刷碗盤，所有的父親也會提醒自己的孩子，「明天是招魚祭，要

亮一尾一尾銀翼閃爍的飛魚。飛魚是蘭嶼人最豐美、最尊敬的食物，飛魚到來，更代表貧乏的冬季已經結束，不再只有地瓜配海水了。
飛魚來了之後，就要開始釣大魚了！
當時紅頭跟漁人村落的六、七十艘

漁船，常常並列在海的地平面上釣大魚。釣到大魚的人才可以用力划船，當船槳神氣十足地拍擊海浪，濺起的白色浪花在船四周躍上、飄墜。從村子遠遠望去，就知道是哪艘船，哪個人釣到大魚了！全村的人都在歡欣等待那個釣到大魚的人走過來。沒有電視、沒有電動玩具的童年，夏曼的天堂就在海上，「小時候，我們都在盼望著：有一天我長大成人，我也要參加釣大魚的行列！」
內心不斷撕扯拉鋸的矛盾讓夏曼失去了笑，當時的抑鬱面容，常讓朋友忍不住問，「夏曼，怎麼都看不到你笑？」

◆ 回歸血脈源頭

考上大學了，憂鬱卻不曾減少，夏曼的腦袋裡只有蘭嶼，「可是，我不能回去啊，我必須要完成我的學業。」大三那一年，幾乎有半年的時間，夏曼連睡也睡不著，一閉上眼，家鄉的人事物就在眼前翻騰奔轉；最痛苦的夜裡，夏曼用針尖沾上鋼筆墨水，在自己的左手腕，一針一針刺上家鄉木舟上的木刻人形圖案。
在台北十年，除了蘭嶼的魚之外，

好壞，夏曼天天一個人獨自去潛水、射魚。人常因陌生而恐懼，熟悉了之後，自然就愛，「經常去潛水，這個地方有什麼魚，那個地方有什麼魚，各種魚類的習性與機伶度、冬天狂烈的東北季風下，風浪怎麼吹？漲退潮的時候，海流是由西向東？還是



◆從城市回歸小島，親身投入艱苦勞動的生活之中，夏曼才真正體悟到，飛魚的珍貴，不只是神話或傳說中的訓示，也不只是童年記憶裡的熱切等待而已，更蘊藏在雅美人更豐富的文化內涵裡頭！

潛入海裡，就像是人回到不遭受任何污染的生命原點，一切的偽裝、面具都不存在了，只有單純的求生鬥志。在海裡，夏曼是優游自在的海洋之子。

◆淳美敦厚的雅美文化

實際參與抓飛魚，夏曼親耳聽到了火把照耀下，出自老人家口中詩一般動人的詩句：「來自我左邊力量的天神的魚！」「右邊來的海流！」「左邊來的力量！」因為對老人家來說，飛魚是天神最珍貴的賜予，所以要用最溫柔、虔誠的詞句來讚美。在海裡，夏曼也親眼見到，為了家裡不能沒有飛魚，老人家緊扣船槳、奮力搖擺船隻；瘦小的雙臂靠著耐心和毅力，將船划向海平線的盡處。老人家專注直前的眼裡，彷彿海天之間，只有海、船和他自己！臉上因使盡氣力而刻劃更深的皺紋，是風強浪急，是生活重擔，是堅毅實在的生活寫照。

從城市回歸小島，親身投入艱苦勞動的生活之中，夏曼也才真正體悟到，飛魚的珍貴，不只是神話或傳說中的訓示，也不只是童年記憶裡的熱切等待而已；老人家一生恪守的禁忌與慶典，不單是一種風俗習慣，對飛魚的尊崇，更蘊藏了雅美人更深層、更豐富的文化內涵在裡頭！

對夏曼來說，傳統生活技能的學習與參與，已經不再只是為了養家活口了；整個過程，反而更像是一場血肉相搏的生命儀式，通過這場儀式，夏

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，家裡沒有魚可以吃的男人，只有三種可能：已經很老了、殘廢了的，不然就是整天在家不事生產，被大家看不起的「沒得用」的男人。

三十二歲的壯年夏曼開始學習抓魚、射魚。持續三、四年，不管天氣

由東向西？哪個地方是哪種魚類？新潮、小潮的時候會有些生物？碰到海流的地方該怎麼辦？慢慢看、慢慢去熟悉地形、慢慢用經驗去累積應變之道，久而久之，海不再是一個恐懼的地獄，反而變成是生活裡的一個親密朋友了。」

夏曼始終不肯吃其他魚，太太對他也無可奈何，「我在市場裡又找不到蘭嶼的魚。他就是不吃！每次暑假回



◆歷經十六年的矛盾掙扎，夏曼終於明白，只有回到自己的生命母體，吸吮自己的脈脈源頭，才能夠找到真正的自己。

去，他就扛幾條大魚回台北，他從來不叫朋友來吃，自己獨吞。」歷練了大學、街頭運動、計程車司機、寫劇



本、拍電影，兩個孩子也相繼出生，肩上的生活負擔和心情一樣，愈來愈沈重；沒有錢，多年以養樂多裏腹累積而成的十二指腸潰瘍，也趕在徬徨猶疑的時刻湊一脚，日夜糾纏著愈漸消瘦的夏曼，「我和我太太都很喜歡我們住的那個眷村，可是，在台北一天，就煩一天哪！」夏曼決定要回家！

十六歲離家，三十二歲回家。歷經十六年的矛盾掙扎，夏曼終於明白，只有回到自己的生命母體，吸吮自己的脈脈源頭，他才能夠找到真正的自己，活得像一個真正的人。

◆優遊自在的海洋之子

然而，疏離得太久，雖然從小就在海潮聲中睡去醒來，站在自家涼亭上放眼望去盡是海，但在剛回到島上的夏曼眼裡，海的影像卻神秘難測，「海裡面，不管是哪種魚，海鱔啦，或是小鯊魚，甚至是烏龜，這些都是不熟悉的動物；還有海溝，海溝裡有潛伏性的礁石，礁石裡又有洞穴，不但多而且黑暗，到處都是恐怖的地方！」

但是，對家鄉的雅美男人來說，養家活口，唯一的憑藉就是海；能抓魚

◆ 已經是經驗豐富的抓魚好手夏曼，打破傳統上只樂意帶親戚的習俗，重新建立互相共享的生命之美。



曼藍波安回到孕育雅美文化的海洋，回復成爲一個真正的雅美男人！

現在，不但體能漸漸走下坡的年長者必須依賴夏曼帶他們去潛水射魚，已經是經驗豐富的抓魚好手夏曼，也打破傳統上只樂意帶親戚的習俗，帶領一些年輕的徒弟，「在我們島上，經驗的傳授是一種互相的共享，男人和男人之間的友誼就是在海上建立的，以前你比我好，是你帶我，現在我已經成熟了，魚貨要跟你分享，經驗也要跟你分享！而年輕人既然有興趣，我何樂而不爲？！」

..... TAO

《知識小窗》

【蘭嶼飛魚季】

文——李慈

雅美族人根據生態的自然規律來訂定月份及季節性的捕魚，即依暖流經過蘭嶼的時間，訂定族人捕魚規則及禁忌。

每年三~六月間隨著黑潮而來的迴游魚被雅美族人稱爲飛魚季。這四個月間，能捕到的魚種及魚量很多，但雅美族人認爲迴游魚是天神所賜，因此特別重視。

捕迴游魚前要舉行兩種儀式，但各部落皆不同，所以舉行的儀式和日子也不太一樣。

三月舉行「夜間捕飛魚豐漁儀式」。拜飛魚的日子來時，下午，每戶由年輕男孩子準備一把晒乾蘆葦到海邊船埠內，將它剝開。由年長者分配工作，有的砍蘆葦葉，並把剝好的蘆葦捆成好多小把，再將蘆葦頭烤乾，以利點火。做完後一人一把帶回船主的工作房，並告知：「工作做好了。」再各自回家。到時船員帶著木帽、藤甲等裝備至船主家集合。黃昏清點人數後，大家按著儀式規範，沿著飛魚季節的小路往海邊的船走去。

一切準備就緒後，大家便齊聲一喊，全力將船推出，以一對一對方式上船。上船後，捕魚夫以尖木棍趕走邪靈，並拿起插在旁邊的雞毛或蘆葦片爲自己祈福平安，這是初航的規矩。航行中不可說話，船隻不可太靠岸邊以防撞礁。捕魚者專注四周水

面，拿著捕魚網等待游來的藍色飛魚。在漁場採巡迴方式捕飛魚，並不是全部船員都能了解海流的方向、風向、魚群的位置，捕、釣的方式及各種捕魚禁忌，只有經驗豐富的長者透過語言及肢體，代代傳下。

四月底，前期夜間捕飛魚結束後，就開始「日間捕飛魚儀式」。在儀式前幾天，男性需上山砍晒魚架及晾魚柱之材料，將晾魚柱及晒魚架插起，並把肥豬肉和三個水芋一起煮。儀式開始，先向祖靈祈求魚豐，並進食。休息後，還要向停泊在岸邊的船潑水，祈求船靈帶船至迴游魚聚集處捕魚。然後在船首魚艙放五個大卵石，船尾魚艙放五個小石子。將漿靠在晾魚柱及晒魚架上並搖動，祈求魚如樹上果實和樹葉茂盛豐美。而後坐在船上，將由家中取來之兩支竹子，切成兩段再剖開一半插在船兩側，這是夾掛釣鬼頭刀魚線用的。

除了各式日間、夜間釣飛魚儀式及禁忌外，雅美人對不同時節、時間捕來的飛魚及秋刀魚等，從殺魚、烹煮方式到捕回的魚幾條煮、幾條晒都有詳細的規則。上古的雅美族人，除了對祖靈表現虔敬外，更以其大智慧，代代傳承至今，從中可窺其對生態及文化的珍惜和保存。